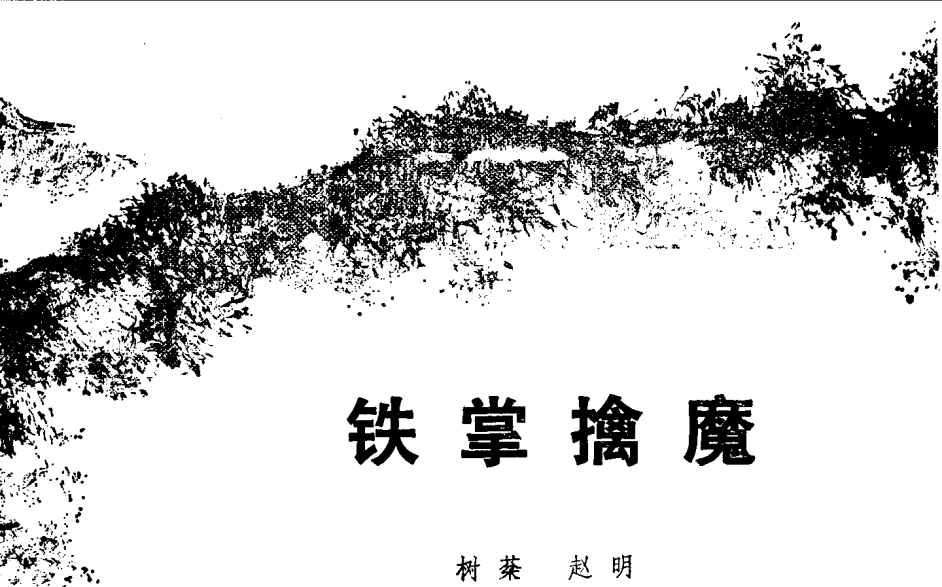




铁掌擒魔

树 棻 赵 明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特务头目牟凤江潜入我山东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勾结根据地里的地主、汉奸和反动道会门骨干，策划反革命暴乱，偷袭我区政府，妄图在解放区内建立伪政权，为即将来临的国民党重点军事进攻作内应。这个阴谋遭到粉碎之后，牟凤江和其他匪首漏网逃往鲁西解放区，继续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我军分区侦察参谋徐刚等奉命追捕匪首。他们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紧密地依靠群众，经过反复而曲折的斗争，终于识破了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内奸，及时粉碎了敌人的复辟阴谋，将血债累累的反革命首恶分子擒获归案。

铁 掌 擒 魔

树 葵 赵 明

插图·装帧 夏书玉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35,000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0

统一书号：R10024·3568 定价：0.43 元

目 次

一	群魔乱舞	1
二	警惕的眼睛	13
三	没头帖子	20
四	树欲静而风不止	30
五	区政府里的保卫战	37
六	突围歼敌	51
七	松柏长青	59
八	追捕任务	64
九	在阴暗的角落里	76
十	蛛丝马迹	85
十一	青龙岗下	91
十二	回头崖上	101
十三	垂死挣扎	119
十四	循迹追索	126
十五	中邑县里	136
十六	非常事件	142

十七	?	· · · · ·	147
十八	!	· · · · ·	161
十九	杜云泰的简历	· · · · ·	172
二十	魑魅魍魉	· · · · ·	178
二十一	蛀虫	· · · · ·	186
二十二	原来如此	· · · · ·	198
二十三	毒蛇出洞	· · · · ·	207
二十四	月黑风高	· · · · ·	214
二十五	铁掌擒魔	· · · · ·	222
二十六	尾声	· · · · ·	241

一 群魔乱舞

一九四六年初春的一个寒夜，梁崮庄里一片寂静，只有山风掠过村后那道空谷时发出的尖厉的呼啸声和时而响起的澎湃的松涛声在夜空里回荡。

梁崮庄是蒙山中部一座不大的山村，共有百来户人家，属蒙阳县管辖。解放前一度被叫做举人庄。前清同治年间，庄上大地主吴家的儿子乡试中了个举人，地主家为了“光耀门楣”和吓唬农民，除了树旗杆，造牌坊以外，还强迫把村名也改为举人庄。直到四一年蒙阳解放之后，这里才恢复了原来的村名——梁崮庄。现在，原来矗立在吴家门前的那根旗杆虽已被砍倒了，但在村子中央，那座横额上刻着“举业成名”四个隶书大字的石牌坊却还保存了下来。

忽然，村口那边传来几下零落的狗叫声，从村子西面通往龚县的那条山路上走来一个人，这人头戴顶兔耳皮帽，佝偻着的身子紧裹在棉袄里，脚不点地地快步走着，但走了一会又不时站住回头向后面张望一下，似乎在窥探着有没有人跟踪。但显然那几声狗吠并没有惊动酣睡的人们，他顺利地进了村子，疾步走到石牌坊前面，先躲在石柱后面听了听周围的声息，然后便闪出来，几步跑到对面那座青砖门楼前面，抬手按住黑漆

大门上的白铜门环，在门上轻轻叩了三下。

随着那轻微而清脆的金属碰击声，门里边传出个低沉但却是清楚的声音：“哪一个？”

“本身骨灵光参拜先天老爷。”叩门者的嘴紧贴门缝用中央道^①的切口回答。稍顿了片刻，黑漆大门“咿呀”一声开了尺来宽一道缝，门外的人就侧着身子挤了进去。里面的人轻轻把门闭上，低声问道：“是程三叔吗？咋个来得这样晚？”

那进门的是住在冀县于庄村的地主程继禄。他定睛辨认了下对方的面貌，压低着声音回答道：“哦，是大世兄。还不是教那伙穷棒子民兵给闹腾的，天没断黑就闹巡逻放哨，我得等他们撤了岗才能溜出来，还得绕南面伏虎岗过来，多绕了十来里地，到这儿当然晚了。”

“一路上没教人盯上吗？”那开门的人又问道。

“盯上？哪能有的事儿！我在他们眼皮底下活动也不是一天了，还能在阳沟里翻了船？——怎么，大伙都到了吗？”

“早来了，都在堂屋里参拜老爷、圣母。你自己进去吧，俺还得留下守门呢。”那开门的人指着院子对面的堂屋说。借着屋里透出来的微弱光亮，程继禄看到对方手里拿着杆檐子，枪筒上闪出晦暗的光亮。

程继禄穿过青石板铺地的院子，登上台阶，轻轻推开雕花桶门走进屋里。摆设着楠木家具的堂屋里香烟缭绕，堂屋的北壁正中一幅山水画前面张着面三角形的杏黄缎旗，周围缀着黑色的狼牙镶边，中间钉着个太极八卦图。这是面中央道

^① 中央道，解放前活动在河北、山东一带的一个反动会道门。

的道旗。旗下面放着张供桌，桌上点着对半斤重的红蜡，摇曳的烛光照着陈放在桌上的糕饼、干果等供品，桌前的花砖地上铺着几张猩猩红的毡毯，但堂屋里已没有人了。在堂屋西边的厢房里有灯光和营营的人声透出来，看样子是参拜祖师爷的仪式已经结束，人们都已聚集到那里开会去了。

程继禄正打算朝西厢房里走去，忽见从厢房里走出个人来，到香案前面收拾着供品。他认得这是屋主的二儿子，便走过去招呼了声“二世兄”，从桌上拈起三股柱香，凑到蜡烛前点着了，朝正中那座香樟木雕的神坛作了个大揖，又跪下叩了三个头，嘴里捣鼓着：“巽坛弟子程继禄给先天老爷、五圣老母叩头上香，敬祈诸事顺遂，道门兴旺。”叩罢头一骨碌爬起来，朝西厢房里走去。

程继禄撩起门帘踏进厢屋。屋里也是烟雾弥漫，但这都是卷烟和旱烟袋喷出的烟气。两张拼拢起来的紫檀八仙桌周围围坐着二十来人，正在全神贯注地听坐在桌子横首的一个黑瘦中年人说话。看到程继禄进来，大家纷纷站起招呼。坐在上首一个五十来岁的黑胖子——他便是这“举人府”的后代、蒙阳县中央道的“师君”吴承珪——站起迎上来招呼道：“三弟，怎么这时候才来？”

“甬提啦，还不是教那伙穷棒子闹腾的。”程继禄气鼓鼓地把在门口说过的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

“好啦，好啦，这日子反正也是不长的了，咬着牙忍一下吧。”吴承珪说着把程继禄领到那黑瘦子面前说：“来，引见引见。这位就是济南来的牟特派员，过去在滨海鼎鼎有名的牟

司令。这是程继禄程三爷，也是咱们道里的一根柱子，过去在刘桂棠师长^①幕里耽过，是刘师长跟前的大红人。”

程继禄端详着对面那黑瘦子。这人年纪约摸在四十上下，长着副削骨脸，鹰钩鼻，一双绷满血丝的眼睛暴鼓鼓的，两片斜撇着的薄嘴唇边仿佛永远挂着瞧不起人的冷笑。他穿着身半旧的黑布褂裤，瞧装束象是个跑单帮的小商人。程继禄知道这便是济南国民党绥靖公署派来组织“反共先遣军”的“特派员”牟凤江。他不敢怠慢，拱着手道声“久仰”，再回头看一下座中其他人，大半都是熟悉的。这方圆几十里之内，凡是在反霸诉苦中被斗过的地主差不多都到齐了，其中有中央道的“坛主、大师兄”，也有其他会道门的头面人物，还有几个在日本人时候当过“参议员”或参加“新民会”的绅士，程继禄此刻也不暇逐个招呼寒暄，只是抱着拳向周围作了个罗圈揖，说了声：“诸位久违，请坐。”说罢就在吴承珪身旁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了下来。

牟凤江重又坐下，干咳了两声，清了清喉咙，续起了刚才由于程继禄进来而被岔断的话头：“刚才说的那番话可不是兄弟存心在吓唬诸位。诸位在八路手底下过日子也不是一年半载的了，都该知道共产党历来就是讲阶级斗争的，可别以为头几年的减租减息和反霸诉苦都挺过来了，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可以告诉大家，共产党的花样还多着呢，听说过不久又要搞土地改革，那时候可真要连锅端了。再加各位大多久居乡

^① 刘桂棠，解放前盘踞在鲁中一带的土匪头子，外号刘黑七，后接受国民党收编，任国民党军队三十六师师长。

间，过去逼租抽地，放债行利，这些年来哪个身上没背上三条五件命案？至于给日本人办过事的，那就更甭说啦，汉奸帽子悬在头上，不准什么时候就掉下来了。说句不大中听的话，要是这么无所作为下去，到时候别说是身家基业，只怕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牟凤江这番话正戳在那些人的痛处上。确实，座中这些人，不是过去称霸一方的土豪劣绅，便是在日伪统治时期罪恶累累的汉奸特务。虽然在反霸诉苦运动中，他们伪装老实，欺哄隐瞒，暂时蒙混过来了，现在他们所日夜担心的正是共产党发动贫雇农起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跟他们彻底清算。因此，在牟凤江说完之后，大家都忧心忡忡地耷拉下头，默默地盘算着自己未来的命运。这样沉默了足有一袋烟功夫，本县圣贤道的“度化师”——一个六十多岁秃顶的老地主啜囁着开口问道：“那……那咱们该咋个办呢？”

牟凤江微挺了下身子，睁着双暴眼傲然地朝满座扫视了一周，然后开口说道：“这就要谈到兄弟此行的使命了。兄弟离开济南的时候，王司令长官和李副司令长官^①在钱行的酒宴上一再嘱咐，要兄弟进了共区之后，马上着手把共区里愿意效忠党国的忠贞之士组织起来，成立反共先遣军，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用八路所惯用的游击战术袭击共产党的区乡政府，消灭他们的区乡干部，摧毁他们的区乡政权，然后拉进山里去成立起咱们自己的区府和县府，打着这些招牌同共产党周旋作战，也让他们尝尝过不上安生日子的味道。”

^① 指当时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正副司令的王耀武和李仙洲。

说到这里他忽地顿住了，一对暴眼直视着前面，嘴角边现出一丝得意的狞笑，仿佛他刚才所描述的那幅幻景已经变成了现实似的。

又静默了半晌，坐在近屋角处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是住在县城里的一个中央道坛主——干咳了两声，抬手把掉落到鼻梁上的镜架推上了些，怯生生地问道：“兄弟想请教特派员，不是听说蒋委员长马上就要下令进攻共区了吗？有着几百万中央军，再加全副美式装备，还用得上咱们这些人出力气吗？”

牟凤江撇着嘴角冷笑了一下，似乎在鄙夷这问话的人知识浅陋：“这位老兄说得不错，蒋委员长手里是有着几百万中央军，还有美国老板撑腰，飞机、大炮、坦克车，要啥有啥，当然不难一举克服共区，恢复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可话又得要说回来，里应外合是自古以来的兵家韬略，咱们的这支队伍只要能在这里站住脚，就能牵制住共军的主力，有利于正规军的正面进攻。不出两个月，只等蒋委员长把兵力调遣停当，几十万中央军陆路从西边进攻，海道从青岛登陆，咱们这儿再来个中心开花，凭他共产党、穷棒子人再多，也成了咱们口里的饽饽了。到时候不但诸位都能保住身家性命，而且论功行赏起来，蒋委员长和王司令长官是决不会忘记大家的。”

牟凤江这番煽动的话对那伙反动家伙来说，仿佛是一针强心剂，使那些被恐惧压紧着的心脏重又恢复了跳动。屋里被忧忡凝冻起来的空气逐渐溶化开来，不少人都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程继禄是早就知道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的，刚才

他正在为某些人畏首畏尾的态度感到生气，此刻见吴承珪向自己递了个眼色，知道自己说话的时机已到，便按住椅子扶手，缓缓地站起来，向屋里环顾了一周，大声说道：“牟特派员刚才所说的确实都是金玉良言，与其忍气吞声地在那帮穷棒子手下讨日子过，倒不如甩出来跟他们裂一下。程某虽然不才，可过去也带过几天队伍，耍过几天枪杆，这回愿意跟着特派员效忠党国，完成勘乱大业，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说完，他鄙夷地朝那戴眼镜中年人所坐的方向横了一眼，似乎还想说几句刺人的话，但只张了两下嘴，没再说什么，仍是慢腾腾地坐了下去。

在牟凤江和吴承珪的带头之下，屋里响起了几下零落的掌声。那戴眼镜的负疚地垂下了眼睛望着地面。这时，坐在吴承珪下首一个当过日伪参议员的中年地主举起手里的烟袋锅在半秃的脑勺上搓擦了几下，开口说道：“我完全赞成程三爷的话，与其教那些穷棒子按着脖子过日子，倒不如干脆跟他们裂上算了。可要动手的话，有件事儿还不得不从长计议一下。”

“什么事情？”牟凤江问道。

“咱们这回起事可不比暗地里宰掉几个村干部，只消拉上几个人，弄两杆家伙就行了。这回是要正式拉起支队伍，人枪都是万不可缺的。人嘛，问题还不大，在座各位都有兄弟子侄，各村也都有些道门弟兄，拉上个百来号是拿得稳的。难处就在家伙不够，过去大伙虽然都置过些保家枪枝，可在民国二十六年那伙穷棒子闹自卫团的时候，都被他们逼着起去了。就

是还有藏起来的也寥寥无几了，总不成叫大家赤手空拳的跟共军和土八路去裂吧。”

牟凤江还没答话，程继禄便抢先直着嗓子嚷道：“大活人还能教尿给憋死吗？就说没枪，拉个大刀片子也跟他们裂上了。再说在这儿真佛面前谁也不用烧假香，二十六年是教穷棒子们起去不少家伙，可谁家没几杆埋起来的？现在不拿出来，难道还等以后教八路喂了黑枣才拿出来吗？”

牟凤江赞许地点着头说：“程兄毕竟不愧是刘师长幕里的红人，见识高明，深谋远虑。另外也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兄弟这回运进来的货物里面，象这样的家伙就藏得有十二杆，另外还有四十颗美国造的手榴弹。”说着他一掀袄襟，从衣襟底下抽出杆崭新的德国造二把盒子撂在桌上，又向众人环视了一周说，“至于其他家伙，那就要仰仗各位一起想法解决了。望大家都以勘乱大业为重，凡有过去藏起来的，不管是长是短，是新是旧，都马上想法起出来，先集中到吴四爷这儿来，起事时统一调用。”

座中有人零落地答应着。程继禄凑近牟凤江，讨好地低声问道：“特派员真是神通广大，这么多家伙是怎么从八路眼皮底下运进来的？”

牟凤江得意地笑了笑，故作诡秘地答道：“也算不了啥神通，反正共产党的根据地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嘛。”

吴承珪扯了下程继禄的衣襟，轻声问道：“三弟那儿不是还藏着挺捷克式^①吗？”

^① 一种轻机枪。

程继禄点着头说：“是有挺，还是民国三十年刘师长的三旅叫八路打跑时留下的。我裹了四层油布埋在老坟地后面。前些日子听说牟特派员来了，刨出来检查了遍，机件都挺好的，一点没生锈。”

牟凤江问道：“有多少发子弹？”

“子弹不多。三千发不到。”

“暂时也够对付着用了。”牟凤江点着头说，“反正咱们搞的是偷营劫寨，给共产党来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只消先打下个区政府，枪枝弹药的补充都不成问题了。”

听到人员和武器都已有了着落，屋里的空气便显得活跃多了，谈论的声音也逐渐高起来。彼此间所谈的当然都不外是些在变天成功之后如何向农民反攻倒算的问题，就连那刚才还碰过牟凤江钉子的戴眼镜的中年地主，也神色飞舞地同邻座的一个无极道坛主计算着在变天之后能向自己的佃户倒算回多少担粮食。在这片纷杂的聒闹声中，牟凤江和吴承珪脑袋凑在一起嘀咕了一会，吴承珪用指节叩着桌面叫道：“大家都静一下，特派员还有指示。”

聒闹声顿时静息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牟凤江脸上。牟凤江两手按住桌沿慢腾腾地站起来，沉着脸装出副庄重的神色，声调缓慢而平板地说道：“既然诸位都能深明大义，愿意同心协力效忠党国，那咱们这支队伍就算正式成立了。根据南京方面和绥靖公署的指令，咱们这支队伍的番号就定为‘军事委员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直属鲁中反共先遣军独立第一旅’。兄弟承上司错爱和各位抬举，兼任本旅旅长；吴四

爷担任副旅长兼蒙阳县县长，至于参谋长一席——”说到这里，他的目光转向程继禄脸上，现出个赏识的微笑，“就请程三爷屈就了。其他在座各位，等以后县府成立起来，也都各有借重。现在就请程参谋长接受公署颁发的委令。”

程继禄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下恭敬地双手接过牟凤江递给他的“委令”。他低头看到在“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紫封关防前面赫然地写着自己的姓名，一阵满足的喜悦油然地涌上心头。在他眼前象万花筒样地闪过了一连串景象：自己佩着军刀，跨着洋马，带领着队伍冲进了还在冒烟的村庄，村里那些穷棒子们住的屋子都被烧得屋坍墙焦，村头的树上成排地悬挂着共产党员和村干部的人头，并且还正在滴滴嗒嗒地滴着血水；那些过去神气活现的佃户和臭泥腿们都在刺刀的监押下被解赴刑场……想到这里，他嘴角边出现了狞笑，咬着牙自语道：“嘿，等着瞧吧，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到那一天……”

程继禄这变天的美梦连同屋里的嘈杂声音都被牟凤江重又响起的声音截断了：“诸位再请静一下，兄弟还有件要紧的事儿要讲。”

大家以为他又要委任什么官职了，顿时肃静下来，全都专注地等着他开口。牟凤江略顿了片刻，郑重其事地说道：“兵法上说过：作战打仗，要以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共产党办事也一向讲究的是搞宣传，这回咱们也得学一下样，在动手之前，把老百姓弄个人心惶惶，到时候下起手来就要方便得多。”

那参加圣贤道的老地主微笑着说：“这一层特派员尽管放

心，咱们各道门里放着这些‘明眼先生’和‘通天法师’^①是干啥的？只要咱们令谕下去，保管不到几天，在这儿附近几个区里准会风风雨雨的马上传遍了。”

牟凤江说：“这回吹出的风可得跟往常不同，不能光讲天地混沌、人死牛瘟那些话，还得有政治内容。至于到底该怎么讲，等兄弟和四爷、继禄兄商量定当之后再通知大家。还有一应起事计划，也在以后由副旅长和参谋长通知大家。希望诸位回去都做好准备，待命行动。”

众人齐声答应过后，只见吴承珪抱起拳拱着手说：“今天来的除掉本道的兄弟以外，还有其他各道的道友，千门万教不必论，都是灵山一座根，还望大家不要有道门隔阂，都以大局为重，同舟共济，同心协力，把那些穷八路斩尽杀绝，还咱们一个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领教了。”被邀来开会的那几个道首都拱手答应着。一个身量矮胖、满腮胡茬的“安庆道义会”^②头子还添加着说：“四爷尽管放心，这都是大家的事儿，谁要不尽心办事，就是小娘养的。”

吴承珪说：“外面还要给祖师爷上大供，就请本道道友和各位道兄一起给老爷、圣母上香叩头。祈求祖师爷保佑咱们

① “明眼先生”和“通天法师”是各反动会道门中专门制造和散布谣言的骨干分子。

② 安庆道义会，最初是由流氓无产者所结成的帮会组织，民间俗称“三番子”，以后为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所控制利用，改名“安庆道义会”，成为反动派镇压人民的工具。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各位这就请吧。”

随着阵杂乱的椅凳挪动声，这一小撮见不得阳光的魑魅魍魉互相揖让着向堂屋里拥去……



二 警惕的眼睛

在那方圆三百多里的蒙山山区里，数起来大庄小村足有上千座，可不管是大庄小村，只要满上三、四十户人家的，一般都有着家兼售烟酒的小杂货铺。这类铺子，白天买卖一般都较清淡，但到傍晚时就开始热闹起来，有沽酒买烟的，也有买火柴、煤油等日用品的，也有是啥也不买，专为聚集到这里来谈天说地闲嗑牙的。于是这里便成了新闻消息的集散场所。有的铺子门前还特地放着几张青石条凳，专供人们坐着啦呱。这些石凳长年累月地被坐磨得又光又滑，泼上水简直照得出人脸来。每天总要到上灯时分，人们才陆续回家吃饭。

这天，住在龚县于庄村村头上的老贫农于海山大爷从烟杂铺里买了两匣火柴走回家去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刚才在铺子门前听来的那些流言就象团痞块梗在他心上，堵得他胸口发胀。原来，在他买好东西，同店主闲聊了几句走出铺门时，看到有五、六个村民正坐在石凳上啦呱，一个干过伪军的二流子正指手划脚地在讲着话，其他人都专注地听着，脸上现出将信将疑的神情。于大爷也走过去听了一会。只听那家伙在说什么北京的军调部^①代表已经谈判停当了，共产党同意让

^① 军调部，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时期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简称。